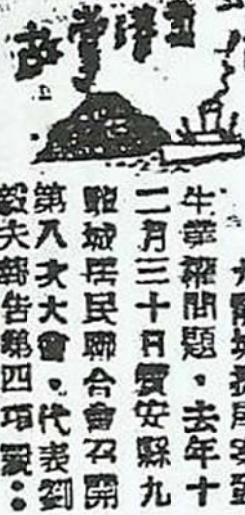


九龍城的字紙亭

(上)

張其客



九龍城拆屋案發生牛華權問題。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寶安縣第九次大會，代表劉毅夫報告第四項議案：廿九日會向外交部請廣特派員辦事處報告有人買賣菜園，某某兩人所謂已有產權的土地，都屬於葵城基、新門廢址、字紙亭等地方。其他我們不說。只字紙亭這建築物，我方說是公地。稟報步非私人所有，因為字紙亭是九龍城古蹟之一。

他既然是翰林出身，所以最喜歡寫字。當他興會淋漓的時候，會噴下了筆墨。拿指頭來寫。甚至拿掌來寫，都極雄勁可喜。在九龍城這個地方，他的墨蹟留下最多。什麼都有。我們就在這些墨蹟裏頭，曉得一點他的經歷和他的頭腦。從前，住在城裏奎星閣的叫做劉炳這個個人，常常把他的墨蹟拈出來向遊客賣錢。

因為他愛好舞文弄墨，所以敬惜字紙。因為敬惜字紙，所以建造亭子。同時，他還建造一間民房，叫做「龍隱」的。房租收入，每年一百兩，都是給軍人。清道光二

十年（一八四〇年，距今一百零八年）統帶軍隊，在官酒駐防，駐葵城居民聯合會召開第八次大會，代表劉毅夫報告第四項議案：廿九日會向外交部請廣特派員辦事處報告有人買賣菜園，某某兩人所

九龍城的字紙亭攷

蘇洋客

『亭子正中牆壁上，是一篇用指所寫的「敬惜字紙銘」。我們把它抄下來，不但可以曉得造亭的原因和經過，並且明白他的頭腦。銘的全文是：「文帝教人。敬惜字紙。陰曆之中，力闡厥美。自古名賢。惜者凡喪。食報榮身。實膺福祉。梓鏡一書。彰彰可紀。乃有愚夫，佳其拋棄。或拭灰塵。或包餅餌。或糊窗靈。或置床第。甚至污穢。殘踏踐履。疾病殃殃，其應甚邇。余本善生。投筆而起。雖云荒經。時還諱史。筮仕卅年。謬膺重寄。敬字繫恤。隨處美備。茲任九罿。倍深克己。地偏夷壤。如覆虎昆。萬敬可行。聞諸夫子。匪
騎耕莘。聖人不識。六經從誰。」

冰淵曰矢。戎政餘閑，偶遊村里。見字多遺，行行欲止。拾歸焚之，顧稍慰矣。惟是四方，街衢巷市，檢拾需人，必求專理。披闌興圃，有地尺咫，築公舖捐貲，義卒鄰比龍；聚爲名，貢用積累，塗字罷工。費出於此。督造雙爐，在城甕裏；外建一亭，重廊廻倚；石柱雕簷，匠作奇侈？工人携鑿，往來遙邇；土掩沙藏。叢殘破敗；檢拾勿遺，須惜寸晷；洗之香湯，曬之淨几；付之靈烟，歸之瓶匣。工如京乎。吾則更爾。亭壝已成，私心竊喜；嵌壁大署，題之以指；憊字有銘，草嗤鄙俚；伏匿羣公，體俟斯旨；久而行之，功德無

看了這船。船頭繩子翻